

我的母亲是党员

□周成芳



上世纪90年代，镇上陆续分来许多大中专毕业生，大多是离家较远的外地人。母亲的工作重心又转向了他们，隔三岔五就将他们叫到家里改善伙食，甚至还为他们购买生活日用品。而母亲最关心的，还是他们的婚姻大事。为能促成一桩桩婚事，母亲经常是四处奔波，甚至废寝忘食。

十年前，老家老街面临三峡移民拆迁。那段时间，母亲因为腰部疾病在市级医院做手术。手术后当晚，她接到镇里移民工作牵头人的电话，说是街上居民都不愿搬迁。母亲闻此消息十分着急，次日一大早，她瞒着医生偷偷跑出病房，坐大巴车回家带头拆迁了咱家老屋。街坊们被母亲的精神所震撼，短短几天，老家老街顺利完成了拆迁工作。

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带头移民的故事传开了。面对新闻记者的采访，母亲平静地说，她只是做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

母亲退休那年，再次被县组织部评为“优秀共产党员”。那天，我看到年过花甲的母亲，微笑着站在领奖台上，胸前佩戴的大红花仿佛一团火焰。母亲的精神在潜移默化中感染着我。我在学生时代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乡创业的第一年，有幸与母亲同时参加县妇联代表大会，成为当时醒目的母女代表。

如今，母亲已年过古稀，但她似乎一点也不闲不下来，她在家包各种馅的饺子，送给离家较远的年轻人，左邻右舍遇到难事，她仍然第一个伸出援助之手。她早已搬进县城，却长年坚持坐车回小镇参加党员会，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寒冬腊月，她一次都没耽误过。她搬进几十层的高楼，不到十天便有楼上楼下的邻居敲门为她送菜，她们说这老年人很热心，为人和善。她生病去诊所输液，护士妹妹每次都会提前为她准备好床位，说阿姨您人真好。

母亲刚学会玩微信，每天都会收到很多问候信息。有的称她大姐，有的称她阿姨，有的称她婆婆。她在朋友圈无论发布什么动态，都会收获无数的“赞”。

年过七旬的母亲面色红润，身体硬朗，头上竟然没有一丝白发，她一辈子只做她所认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或许这就是最好的保养秘方。

我读高中时，有一天骑着自行车去上学，在一个下坡的拐弯处，迎面突然走来两个人。我一时紧张，不小心将其中一人撞倒在地。在我还没回过神来时，被撞倒的那个人已开始破口大骂。那是一个五大三粗的中年男子。正当我惊恐万分时，旁边有人大声说了一句：“她是程大姐的女儿”。瞬间，中年男子一下改变了态度：“小姑娘，今天要不是看在你妈的份上，我绝对饶不了你。”说完，他拍了拍身上的泥土，一瘸一拐地走了。

大学毕业后，我成了一名旅游工作者。有一年获悉老家某企业将组织优秀员工外出旅游，好几家同行都去争夺客源。我去谈了多次，迟迟没有敲定。正当我想要放弃之时，接到了这家企业的电话：“我们决定与你们合作，刚听说你是程大姐的女儿。”

每当我自豪地向朋友们讲述这两个故事时，他们都会好奇地询问：“你母亲是做什么的？为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其实，只有初中文化的母亲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20岁那年，她嫁给了我父亲，从此勤俭持家，相夫教子，一辈子都在从事农村基层妇女工作。退休后，她靠着每月不多的退休金过着清贫的生活。

但母亲又是不普通的。她在上世纪70年代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我记事起，家里的客厅就挂满了母亲的奖状：“优秀共产党员”“三八红旗手”“优秀妇女工作者”，还有很多省市级相关部门授予的“先进工作者”等荣誉证书。

记忆中，母亲几乎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她从事的很多事务其实大多超出了她的本职范围：谁家的小孩上不了学，第一个四处奔波的是她；谁家夫妻闹矛盾，第一个出面调解的是她；谁家的子女找不到对象，第一个牵线搭桥的是她；谁家遇到了困难事，第一个挺身而出的还是她。

记得镇上有个姓何的男孩，15岁那年不幸患了眼科疾病，几乎失明，其父母都在外务工，家里只有个年老体弱的奶奶。母亲带着他去省城医院治疗，整整照料了他一个月，直至完全康复。还有一位老婆婆因病突然去世，唯一的女儿已远嫁他乡，一时不能赶回来。是母亲四处奔波，召集街坊邻居，为老人料理好后事。那些年，谁家遇到了困难，包括子女入学、婚丧嫁娶、家庭不和的问题，几乎都会向她求援。上世纪80年代末，市级报刊曾发表了一篇对母亲的专访《她是群众的娘家人》。

党徽闪亮

□蒋延珍

“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为了秋的收获，为了春回大雁归。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每当耳畔响起这首歌，一个问题萦绕着我，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党员，他们所做究竟为了谁？

童年时，胡老师就给我们摆铁道游击队、江姐等英雄故事，教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星闪闪》《红梅赞》等歌曲。坚强不屈的革命者，给了我党员的雏形。后来得知，看似遥远的党，其实就是有同样信仰的人，他们抛小家为大家，为革命前赴后继。那时我有一个梦，长大后要成为勇敢的人，内心立下追寻党的愿望。

参加工作后，一直关心我的远方舅公来我家，讲了很多边防故事。他在部队入了党，毛笔字写得好，经常运用所学法律知识调解邻里关系。临走，他指了指胸前的党徽叮嘱我，一定要向党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入党，我点头答应。

正当我铆足干劲向组织靠拢时，母亲突然病逝，加上感情遭受重创，双重打击让我大病一场，自那以后再无心情提及入党的事。

后来成了家，和我同是教师的爱人39岁那年光荣入党。我受他影响，经常随他家访。有学生因家庭变故成了孤儿，或父母离异而成为可怜孩子，我们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挤”出部分资金资助他们。若有学生不读书，我们心急如焚，下乡家访了解原因，帮助解决困难，不让他们辍学。

2007年，因为离家远，有的学生根本没钱交住校费。我们腾出两间空房，这次来了六个学生，床不够，就打地铺。其中有个孩子叫李玉，父亲本不喜欢女儿，或农村真的困难，总之不想多供他们读书。可她三姐妹读书上进，成绩优秀。当时李玉为真的姐姐能读高中，自己放弃读书。那次去家访，天快黑了，她还在地里摘花生。了解情况后才知道，因几十元住校费没交就想辍学。搬来我家后，她更刻苦，每次考试都取得了好成绩。

小维爱跳舞，舞蹈《暗香》《青藏高原》获得全校一等奖。由于性格孤傲，父母远在广州打工，通过我教育，她学会了与同学愉快相处。

嘴巴像机关枪的夏红，特臭美，有

事没事就照镜子打扮自己，爱说别人缺点，经常沟通才让她改掉了毛病。

我们想法帮他们改善伙食，在家弄卤肉，煮火锅，其乐融融。多年后，他们每次跟我通电话，许多学业有成的学生常说：“没有薛老师蒋老师，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任教多年，我们这样帮助的学生很多，得到了学校和家长的认可。在女儿读大学时，她努力拼搏，思想进步快，读大二就入了党。后来，她和爱人鼓励我，让我快写入党申请书，熄灭的火焰再次点燃。

旅游时参观了黄继光纪念馆，我采访过朝鲜战场英雄。走在颤巍巍的泸定桥上，听到二十二位勇士和十三根铁索的传奇。遵义会场、建川博物馆、成都战役纪念馆等红色记忆，戈壁滩上原子城展示国防科研人员的默默奉献和付出的艰辛，这些无不令我热血沸腾。

2015年，爱人获得全国乡村优秀教师奖，更激发了我向组织靠拢的决心。于是我郑重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通过党组织考察讨论，2016年7月1日，我光荣入党。

当我把佩戴的党徽给舅公看时，年迈的他很激动。他指着党徽上迎风飘扬的党旗，还有下方的一行字“为人民服务”，让我举起右手，再念一遍那几个字，时刻掂着它的分量。

党徽闪闪亮，为了谁？做人民公仆，为百姓谋福利，这是我找到的答案。

红色诗篇(三首)

□王建

红军渡巴河

铁锤和镰刀的交响乐，一路铿锵
过湘赣，掀一路工农的热血
队伍长长，播撒火种
中华苏维埃被反复吟唱

漩涡游走，百舸竞渡
红军将士奋力划桨，有节奏地
弓身、起伏，桨声一路吱呀
蓝莹莹的天便倒映在巴河里
那些水花，澎湃起一腔豪情

枪炮声交织，弹雨滂沱
空气被撕裂：啾啾
枪刺与枪刺咣咣厮杀

抹去脸上的血痕，一个红军
将破损的战旗，插在鹰的盘旋里
插在夕阳的余辉里
插在1933年的日历上以及岁月的深处
那旗，又迎着攀援上来的巴河风
一直飘扬，呼啦啦地响

血色三角寨

那个骑枣红马的黄团长
杀破重围的湘赣
马踏硝烟，此刻又在
落日西沉的三角寨擦拭战刀

衣衫褴褛。一身工农的灰底色
托起颈项上的两缕血红
茅草掩映的石崖间
瞄准敌军的眼神齐喷火焰

镰刀与铁锤
依然于困围数日的寨梁上交响
乐章动天地，撕裂时空的弹丸
又传来洞穿血肉之躯的啾啾声

血，与晚霞辉映着
三角寨的天空俯下身来
遍抚为劳苦大众而战的红军将士
时间在此凝固，书写着青史

此刻，杀乏了的英烈们
都站到苍松翠柏下的石碑上了
而我，仍伫立于三角寨的静穆里
听风讲血性往事，看鹰巡辽阔苍天

三角寨下的红军坟

枕着当年的枪声和炮声
一躺就是大半个世纪
心中的那轮红太阳
至今还滚烫得足以熔化
那个旧社会的铜墙铁壁！

伫立坟场，残破的草鞋就与历史
摩擦出了咯吱咯吱的声响
八角帽上，那红星的光芒就照进了
疲软到荒废的精神家园！

曲曲弯弯的一条路，从红军坟间穿过：
往外走，是缤纷的现在
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
往里走，是腥风和血雨
是呐喊声与厮杀声，是壮怀激烈！

枪林弹雨的那一页历史
早翻了过去，那些弥漫的硝烟
也已化作了花草自由的呼吸

天缈地远，鹰的翅膀
总是拍击出一路铿锵，一路雄奇！